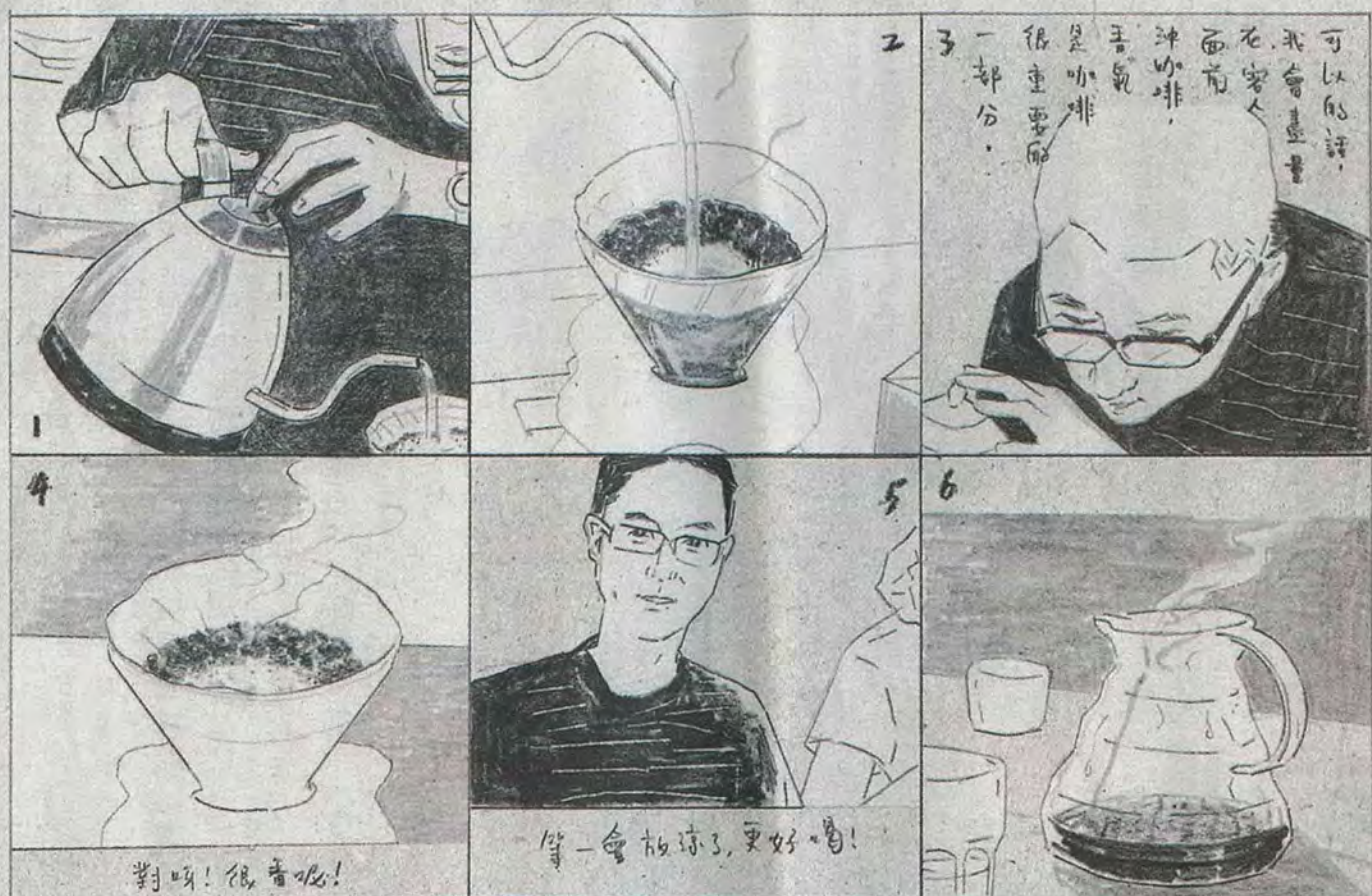


城市人物



BARISTA Michael Wong  
Michael 是一個非常專注的咖啡師，好咖啡在他心裏有確切的定位，但他只會說：「咖啡豆的味道是怎樣，我會盡量如實地表現，絕不會只強調那些怡人的香氣。」  
喝了他的手沖咖啡已有兩年多，穩定的水準總給我實在、平衡及舒服的感覺，好的咖啡豆經他手往往可以層次分明呈現它的果、花、甜、酸和甘味。Michael 會為客人帶來世界各地不同烘焙商精品咖啡豆，他深信及會鼓勵我們，喝咖啡要抱持開放的態度，要到不同的地方嘗試，因為咖啡最重要還是去「喝」。

Fuze Chan 文·圖

sing kei yat seng wood

# 人與里山

日本的啟示



// 17 // 12 // 2017

永續情緣記

農曆十月三十

今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重點提到保育及活化鄉郊，早在2010年日本名古屋召開的聯合國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上，日本環境省與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推出了「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向各國推廣日本維護農村生態系統、地貌為藍本的保育概念，讓「里山」成為鄉郊永續發展的國際通用代名詞。到底什麼是「里山」？「里山」概念的演化進程，又對香港鄉郊保育及活化有何種啟示？

### 人聚居處周圍山野

日本人春天賞櫻、夏天觀螢、秋天賞楓、冬天賞雪。這些季節活動，反映了深深植根於傳統日本文化中尊敬自然、欣賞自然、融合自然的生活哲學。「里山」(Satoyama)是典型的日本傳統鄉村地貌概念，最初出現於17世紀，原指環繞在村落(里, Sato)周圍的山林和原野(山, yama)，是深山(奧山, Okuyama)與平原(里地, Satochi)之間的地帶。村民依賴「里山」獲取食物、燃料和肥料等生活資源。50年代能源革命以後，隨著社會經濟轉型和科技發展，石油、鋼筋水泥、化學肥料取代了柴薪、木材和堆肥等傳統資源，徹底改變了村落的生活形態。進口木材和農產品更讓傳統農林業失去競爭力。七八十年代的泡沫經濟掀起了日本全國性的土地開發熱潮，農家子弟紛紛棄耕和變賣田地，離鄉別井，導致農村高齡化，賣不掉的農林田地逐漸荒蕪。大量市區邊緣的農地和樹林讓路給大型住屋發展，以回應不斷擴張的城市人口。部分城市人驚覺昔日農村隨處可見的動植物大量消失，開始倡導生態保育，致使社會重新關注「里山」這傳統農村地貌。1990年代高畑勳的動畫《百變狸貓》便講述了一群住在東京邊陲里山的狸貓，以變身術對抗人類的住屋擴展計劃的故事，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對城市擴張和鄉村消失的反思。

### 不應該最先犧牲

過往當我們討論環境保育時，注意力總集中在未經人為干擾的原始生境，農林山地則被認為是生產力低而總被忽略，因此城市擴張的過程中總是先犧牲這些「里地、里山」，但自2005年開始，由日本環境省牽頭、大學支援的全國生物多樣性研究發現，佔日本40%土地面積的「里地、里山」，是大量受威脅的濕地和森林物種的主要棲息地。

「里山」的豐富物種資源是由長期但適度的人為干擾(主要是農耕活動)所維持。人為活動製造了多元又互相連接的生境系統，各式生物能遊走於生境之間獲取不同資源，這便是「里山」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原因。「里山」漸漸從單純的山村景觀概念，演變成今天強調森林、鄉村、溪流、耕地(如稻田)等，各種元素互相關聯互動的社區生態型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概念。

「里山」提倡環境保育及人類福祉雙贏，以日本谷津的峽谷水稻田為例，田邊旁是茂密森林的斜坡，森林有水源涵養的功能，但是森林會遮擋陽光影響水稻生長。因此農夫每年要把靠近水田的山坡除草3次變成草坡，以免草長得太高。這樣的作業方式原本是為了生產水稻，卻無意地開創了更多樣的生境讓不同生物棲息，因

而達成生產與保育雙贏的局面。

### 自我規管免耗盡自然

人類的長期活動形成了「里山」這一特殊的社區生態系統，最大特色便是人與自然構成共生關係，由社區整合管理，並發展出一套適度及永續的資源管理機制。日本的傳統農村主要以社區為單位，合力運作農地和管理天然資源。稱為「結」(yui)的勞動力交換方式廣泛存在於傳統農村之中，以應付插秧或收割等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而「筋」(moyai)則是傳統農村漁村中管理共有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和設施(如共用的灌溉水道和山林地等)的社區關係形態。因為大家的生活全面依賴天然資源，過度使用便會產生問題，所以社區有共識以自我規管，例如規定各戶使用共有資源的時間、頻率和數量等等，防止過量消耗。

但1950年代以後出現的人口流失、競爭力降低，令早年的農村社區合作系統停止運作。鄉村管理一下子由處理過度使用(overuse)，變成要應付使用不足(underuse)的問題。日本政府了解到要活化「里山」，自給、自足、自管的運作模式不再管用，「里山」不再是往昔的孤立系統，反而更需要整合到整體社會經濟環境之內，利用現今人、貨品、資訊的流動性和全球化等條件，讓「里山」地區內的資源重生流動。

### 政府牽頭活化「里山」

自2010年開始，日本國家和地方政府推出了各項政策，全面保全和活化「里地、里山」。非牟利組織及地方政府發起各類義工活動，讓城市人參與及認識「里山」的保育工作。另外，環境省頒布生物多樣性在地保育法案(里地里山法案)，鼓勵不同持份者(包括地方政府、居民、民間組織、農林業者、專家和企業等)之間組成合作夥伴，攜手活用「里山」資源。地產地銷、生態農業品牌、社區為本的生態旅遊、鄉村自然學校、生物能源發展、森林認證系統等等各類型的跨界合作新嘗試正在日本全國不同地區發生。

另外，日本政府同時作土地用途管制、生態系統服務付費、里山保育法例、森林環境稅等，配合里地里山的保全和活用。以上的政策重點不止着重重生地區內的天然資源再利，而是讓「里山」提供更多的產品和生態服務予社區內外人士，連接到更廣闊的地區、國家，甚至國際層面，擴闊持份者網絡，共同守護「里山」。

### 調和人的參與

過往我們一直認為保護自然就是不干擾，放任自生自滅，但其實無論田野還是山林，一旦被開墾過，就不再是單純的自然，有時更必須靠人類適當地管理才能夠維持生物多樣性。日本環境省制定的《生物多樣性國家戰略2012-2020》甚至指出，人為管理不足是導致日本國內生物多樣性危機的四大主因之一(另外三大主因為過度開發、入侵物種和氣候變化)。人類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以調和而非對立或放任不管的模式處理鄉郊問題，才能帶出農、林、漁業等傳統文化的各種價值。香港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屬鄉郊地區，日本保護生物多樣性和「里地、里山」的策略，實在值得我們借鏡。

作者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成員

戚曉麗 文·圖

左上:人口流失令部分偏遠鄉村難以維持傳統祭祀儀式，石川縣春蘭的里便邀請遊客參與傳統祭祀，既是文化體驗，也使習俗得以維持。

左下:「能登の里山里海」計劃改造傳統農村產銷系統，以地產地銷方式創造地方品牌，並着重生產履歷，主打在地口味和新鮮健康的形象，與廉價農產品市場區隔。

右:日本白川鄉與五箇山合掌聚落的傳統茅葺建築活化為民宿，給旅人真正地道的住宿體驗。

當我闔上眼(六之四)



我和小鹿最喜歡的遊戲是閉眼遊戲，我們闔上眼四處遊玩。



直到其中一方張開眼睛，遊戲就會結束。



幻想的朋友就會陪伴我度過最難過的時候。

黃思哲 文 Lup 圖